



陈钢推新作《情殇》
兑现诺言，呼应《梁祝》，八十五岁

英台破茧化蝶 玉环

昨天，陈钢在其工作室一边拿着交响曲《情殇——霓裳歌杨贵妃》的总谱，一边感叹道：“我18日在上音歌剧院举行的音乐会上，就是要推出这部新作，一方面是实现向俞振飞大师许下的诺言，一方面也是为了呼应我当年创作的《梁祝》。”

原来，当年昆剧大师俞振飞在人生低谷时遇到了小提琴协奏曲《梁祝》作曲之一陈钢（见上图），后者挚爱昆剧。在俞振飞家里，年轻的陈钢握着他的手说：“俞伯伯，你要相信昆曲的美，将来我会把它和西洋乐曲相结合，谱出一部美好的作品来！”随即，他就在钢琴上弹奏了昆曲曲牌《皂罗袍》的旋律——这正是昆剧《牡丹亭·游园惊梦》里，杜丽娘唱的：“原来姹紫嫣红开遍，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”的曲调。杜丽娘唱的是家中后院花园锦簇的美景，却没人欣赏的可惜可叹。

不是“长恨”是“长爱”

《情殇》聚焦杨贵妃与唐明皇的故事。陈钢感慨道，这不是“长恨歌”，而是“长爱歌”，所以他思来想去把总谱封面的颜色调换成绿色，“那是常青的颜色，爱是常青的。”

今年是他在上音的第六十年，去年是《梁祝》首演50周年纪念。其实，他始终在思考是否要新创一部昆曲与交响乐融合的作品来呼应《梁祝》——而这部新作《情殇》的创作灵感在10年前就萌发：“《梁祝》的主题是破茧化蝶。如果开纪念音乐会就是鼓励我们还能上台走得动，那没啥意思。我还是要亮出破茧化蝶的作品来。”

他看过一部美国清唱剧，仅有一位女高音在台上打电话给情人，言谈吟咏叹间回顾了跌宕起伏的爱情历程。他大受启发：我为何不能写一部杨贵妃一个人在马嵬坡前的清唱剧呢？她也能一个人一往情深地回顾爱的崇高与不易。“昆曲唱的是水磨腔，那磨得你的心呐……要表现爱情，非昆曲莫属。”最近

曹凡做节目同时邀请了陈钢以及年轻一辈艺术家沈映丽、黄蒙拉等。陈钢就想，大家难得有机会碰面，何不就把《情殇》给排演出来呢？于是，就有了仅唱三句“陛下”的沈映丽、拉得一手好琴的黄蒙拉一起呈现陈钢的《情殇》。

不只昆曲还有戏

陈钢今年85岁，忆起活到105岁的画家朱屺瞻：“他的长寿秘诀就是——夜里吃粥听评弹。”《情殇》这部作品不仅仅有昆曲与交响乐的交融，还有锡剧。“开篇与收尾的两句‘两情若是久长时，岂在朝朝暮暮’，取的是锡剧的调子。那是我父亲生前经常吟唱的，待他去世后，我母亲也一直唱着这一曲。”

沈映丽原本预备了十八般武艺，包括服装都自己做好了。最后，他们反复打磨之际发现，只要单纯表现音乐的美就好了，否则戏曲身段等其他表演形式再好，也仿佛雕塑里“巴尔扎克的双手”。所以，最终沈映丽只有三句唱词，就是不同情感起伏时对唐明皇的呼唤：“陛下！”在最终诀别时，喊出了“三郎！”最终，她会花尽全身力气敲响一面锣，收场。沈映丽演完有一种想哭但是哭不出来的感觉，与指挥林大叶在后台拥抱时感觉到他背上的衬衫湿透。至此，大家才从作品中回到现实。陈钢表示：“那我就对得起《梁祝》了，我没重复。”

本报记者 朱光

记者手记

写了祝英台、还写了王昭君，这次要上演杨贵妃——曾有人调侃：“陈老师，您是要写‘四大美人’系列？”陈钢正色道：“我不是写‘美人’，我是写‘美’与‘人’——一切艺术作品最终都通向音乐，一切艺术作品都是为了情、为了爱、为了美、为了人。”

不写『美人』

只写『美』与『人』

一切艺术作品最终都通向音乐这句话，也是朱屺瞻说的，海外都有小说家以赋格乃至索纳塔（奏鸣曲）的结构写小说。陈钢认为，作为音乐家，艺术形式上更应该有着超链接。小提琴家盛中国不相信陈钢不会拉小提琴，一次曾私下偷偷问陈钢：“你真的不会拉吗？”陈钢解释道：“我的意思是一位演奏家，他首先并不是演奏家，正如傅聪说的，他首先是一个健全的人，然后是艺术家，接着是音乐家，最后才是钢琴家。”为此，陈钢还写过一篇散文《钢琴家的脚》：“钢琴家天天坐着练琴，很少站起来走路。有的钢琴家一出场，走路是同手同脚的……”

所以，哪怕陈钢先摔了一跤动了手术，这两天日常走路要拄拐杖，但是他还是打算选一套灿烂的服装，舍弃拐杖，以漂亮的步伐登台。



《情殇》唱片封套

让生活美起来

芭蕾舞，你扮过吗？古典妆容融入现代生活

风靡一时的欧式双眼皮，让少女心驰神往的漫画眼……那些如今被膜拜的“彩妆大法”，原来早在三百多年前芭蕾舞诞生之时，就被运用于舞台，人们通过线条和色块来修饰容颜，并用头饰和帽饰来改变气质。芭蕾经典剧目《天鹅湖》中，高贵优雅的“天鹅公主”就是芭蕾舞容的最佳代言。

刚刚开启的第二届“艺树计划”首场跨界主题讲座“芭蕾和妆容”日前在上海大剧院别克展厅前举行，活动特邀时尚专栏作家、译者顾晨曦，携手上海芭蕾舞团资深造型师闵晓梅、青年化妆师吴雯婷共同揭开藏在芭蕾舞容下的时尚密码。

芭蕾的历史起源最早可追溯到意大利宫廷舞蹈，后流传到法国，并在国王路易十四时期迎来开端。1653年，14岁的路易十四把自己装扮成金光灿灿的太阳王登台演出芭蕾舞剧。这个痴迷芭蕾舞的国王，想让自己“太阳

王”的形象固定在民众心中的地位，而芭蕾是他塑造“王”的方式。

芭蕾的化妆，并不是单独适用于舞台的妆容，而是结合当时社会发展、审美潮流而创造和发展起来。当时盛行浓妆，是被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圈影响，更受启发于达·芬奇等画家，他们把数学家提出的黄金分割带到自己的人物创作中，以此来创作最漂亮的脸型和身材，而芭蕾舞的妆容修饰和服装制定也尽量趋近“黄金分割”这一美的规范。

芭蕾舞台上的时尚元素却至今影响着人们，细究起来，丸子头、蓬蓬裙甚至高跟鞋都是芭蕾之美在生活中的延伸。闵晓梅以“天鹅妆”为例，点出了妆容要分场合的重要性：“很多时候，我们化妆还要想到所要去到的场合。我在给演员化妆前，通常会先到剧场去逛一圈，看看今天场灯的主基调是什么色。譬如我们画‘天鹅妆’就不会选择很红的唇彩，而是会尽量

用浅粉，因为《天鹅湖》是蓝色基调的灯光，在蓝光下红色会变紫，就不能凸显那份‘仙气’。”

舞台妆还能让观众了解那个时代、解读故事。闵晓梅坦言：“如今很流行的丸子头，最早就是盘发，现在的年轻人当然不会去在意发髻的高低。但若演时代剧，我们会仔细处理，大家闺秀的发髻一般是在耳后，梳成S形的发髻，若发髻放很低那是仆人的角色。包括鬓边插花也是，通常风尘女子会插得略高，而名门贵族则都在耳后，绝不会高过耳朵。”

有意思的是，手中一支化妆笔就能让演员“脱胎换骨”的闵晓梅，日常却是素面朝天。记得多年前，她随团去中国台湾演出，因看到不少当地明星特地前往后台看她，就有记者悄悄布置了灯光机位，想在后台捕捉采访她，结果发现赫赫有名的化妆师居然素颜，闵晓梅当时只能如此解释：“我把所有最美的色彩都给了台上的演员。”



现场演绎芭蕾舞妆 本报记者 郭新洋 摄

作为时尚专栏作家，顾晨曦也将芭蕾舞台上的时尚秘密引用到生活：“时下流行的漫画眼，其实在舞台上早有运用，将眼线画得略夸张来凸显眼睛，通过色块及阴影来改变脸型，化妆虽然不是整容，但若技法高超，照样能让你‘焕然一新’。” 本报记者 朱渊